

唐禮文、不論晝夜、有司豫奏、今豫知夜食、豈得以在夜不救之乎、既能救之、豈得准平日舉政事乎、然則不問晝夜、必當廢務、從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明法博士櫻井田部連貞相正六位上行左少史兼明法博士秦公直宗等議曰、儀制令曰、太陽虧、有司豫奏、皇帝不見事、百官各守本司、不理務、過時乃罷、義解云、帝不見事者、不聽政事、過時乃罷者、假令日蝕在申者、酉時得罷、是為過時罷也、公式令曰、京官皆開門前上、閉門後下、外官日出上、午後下、案此等文、殊舉晝時、不違言夜、為其依夜食不可廢務故也、今太陽隱去、夜漏既致、臻晝夜異名、為政有時、而依夜食廢晝政、其文未明焉、問曆博士、日夜食之時、有司豫可奏以否、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越前權大掾家原朝臣卿好、外從五位下行陰陽權助弓削連是雄等言、天長八年四月一日夜、日有蝕之、有司豫不奏、朝廷問其由、曆博士外從五位下刀岐直淨濱言、陰陽寮壁書云、夜蝕不奏、故豫不奏、參議從三位行刑部卿兼下野守南淵朝臣弘真、仰陰陽寮云、國家急務、何待明朝、雖當夜食、不可不奏、謹案、凡日月蝕者、是陰陽虧敗之象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經典所言、日食之可慎、不論晝夜之有別、又壁書所記、不見所據、寮式亦無此文、然則天長八年以往之例、事涉疎漏、理不可然是、以頃年、夜食豫申、送中務省、行來漸久、如有成式、

〔扶桑略記二十三〕醍醐寬平九年九月一日癸酉、太政官奏、可有日蝕、而日不蝕、律師聖寶御修法終罷歸山、召給衾一條已上御記

〔日本紀略一〕醍醐寬平九年九月一日癸酉、日蝕、諸司廢務、

昌泰二年二月一日乙丑、日蝕廢務、八月一日壬戌、日蝕廢務、

延喜元年正月一日甲申、日有蝕云々、仍天皇不御南殿、十二月一日、當蝕不蝕、

〔扶桑略記二十三〕裏書延喜九年二月一日丁酉、日食廢務、仍釋奠延引、二日戊戌、右大臣以下就政、

又依上宣、外記召問曆博士等、依日食刻限謬也、十一年五月廿七日庚戌、曆博士千門等、依日食誤進過狀、